



◎ 马军

辽阔的华北平原,沃野千里,坦荡无垠。这片土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,既因平坦地形便于行兵机动,更得益于沃土丰饶、粮产充盈,足以养一方水土、繁盛一方烟火。我生于斯、长于斯,脚下这片厚重的黄土地,早已将乡土情愫深深镌刻进我的骨血。常言道,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即便如今我漂泊异乡,走过山川人海,心底始终牵挂着故乡的那片麦田,那份藏在麦香里的温柔,从未消散。

初夏的风掠过平原,青麦灌浆,满目生机。儿时的我,总爱钻进齐腰的麦地里,小心翼翼掐下两穗饱满的青麦。指尖搓开干涩的绿色麦壳,圆润白嫩的麦仁滚落掌心,带着新鲜草木的湿润。轻轻送入口中,绵软清甜的口感在舌尖化开,纯粹又干净的麦香漫溢唇齿。那一口清甜,是属于华北平原的初夏滋味,也是我童年最质朴、最难忘的味蕾记忆。

时序迈入六月,烈日灼灼,骄阳洒满原野。一夜暖风拂过,万顷麦田尽数染金,麦浪翻涌,麦香弥漫在乡野的每一寸空气里。如今的麦收时节,早已褪去往日的繁重劳碌,收割机轰鸣穿梭在田间,成熟的麦子被利落收割,直接输送到三轮车上。农户们无需奔波劳碌,便可将粮食运回宅院,或是送往就近的粮食收购站。机械作业替代了人工辛劳,现代化的耕作方式,为这片古老的热土,描摹出简洁高效的崭新模样。

时光回溯到三十年前,那时的麦收,是一整个村庄盛大而忙碌的烟火盛会。没有机械化的加持,镰刀便是家家户户唯一的收割工具。烈日之下,村民们弯腰弓背,埋首于金

色麦浪之中,一刀一刀收割成熟的麦子,沙沙的切割声此起彼伏,交织成夏日独有的田间乐章。我的父母永远是田里最利落的劳动者,动作娴熟,伴着清脆的镰声,不多时便从田埂那头走到那头。父亲的口袋里总会揣着一台老式收音机,评书的江湖侠义、新闻的世间百态,伴着风吹麦浪的声响,在空旷的田野里缓缓流淌。单调枯燥的劳作时光,因这声响多了几分趣味,也成了我们一家人田间劳作的精神慰藉。

麦收时节,天气变幻莫测,狂风、暴雨、冰雹都可能毁掉一季收成。为了抢收粮食,即便我们年纪尚幼,也不得不扛起小镰刀,跟随父母奔赴田间,成为家里小小的劳动力。孩童稚气未脱,却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,顶着滚烫的烈日,咬着牙坚持劳作。口渴时,切开从井下取来的冰镇西瓜,清甜汁水消解燥热;腹中饥饿,便拿出粗制点心简单充饥。朝出晚归,日复一日,一整天的奔波劳碌,成了麦收季最寻常的日常。那时麦子秸秆皆要留存,收割完毕的麦子整齐码放,父亲总会借来小叔家的拖拉机装运粮草。我们姐弟几人随车往返,帮忙卸车,母亲则独自留守田间,争分夺秒抢收剩余麦子,不肯辜负每一穗收成。我的手臂上至今留存两道浅浅的镰刀疤痕,那是年少麦收季留下的独特印记,是时光刻在身上、永不褪色的乡土勋章。

田间收割结束,劳作并未落幕。铺满黄土的打谷场,便是下一段忙碌的主场。家家户户将带着秸秆的麦子平铺晾晒,待麦秆彻底干透,便开启脱粒工序。早年依靠毛

驴牵引石碾,沉重的碾轮缓缓碾过干枯的麦秆,饱满的麦粒簌簌脱落,散落于平整的打谷场上。后来时代慢慢发展,拖拉机逐渐取代毛驴,劳动效率大幅提升。我们姐弟手持铁叉、木耙,反复翻动麦草,确保每一粒麦子都能彻底脱落。待麦粒筛选完毕,干净干爽的麦粒被层层堆叠,堆成高高的草垛,矗立在村口场院,成为夏日乡间最亮眼的风景。

脱粒后的麦子混杂着细碎麦糠,还需经过扬场净化。父母深谙自然之道,专挑有风的傍晚劳作。父亲手持簸箕,迎风用力扬起,母亲手握铁铲,稳稳送料。清风掠过场院,轻薄的麦糠随风飘散,饱满的麦粒顺势坠落,层层堆积,渐渐隆起金黄的麦堆。我们姐弟围在麦堆旁,细心捡拾遗漏的麦穗,将收集到的残穗平铺在乡间马路,往来车辆碾压脱粒,最大限度做到颗粒归仓。待到所有工序落幕,打谷场上弥漫着新麦独有的气息,清苦夹杂着醇厚,温润又绵长,那是丰收最动人的味道。

为了让麦子快速干透、长久储存,每日清晨,一家人合力将麦粒平铺在乡间马路。阳光暴晒、风吹风干,短短两日,麦粒便干爽坚硬,随后再将麦子装袋封口归仓,推着老式手推车,伴着车轮滚动的声响,满载丰收的喜悦。那时,种地需缴纳公粮,每年收成分出一部分麦子,送往乡镇粮库;大部分粮食寄存在镇上面粉厂,随吃随取;剩余少量优质麦子便储存在家,守护一家人整年的温饱。

儿时,长辈时常叮嘱我们,万事谨记“颗粒归仓”。闲暇无事、不必上学的日子里,我总会挎着竹篮、背着布袋,穿梭在收割完毕的麦田里捡拾落穗。被风吹落、被人遗漏的麦穗散落在泥土之中,细细寻觅、逐一捡拾,一日下来,便能收获满满一袋。日积月累,捡拾的麦穗堆积成垛。母亲将麦穗平铺在阳台晾晒,干透之后,用小型石碾人工脱粒,再借着风力在门口扬场除杂。

在物资匮乏的旧日乡村,麦子浑身是宝,无一废弃。干燥的麦秆是农家灶土最好的燃料,烟火升腾,烹煮三餐人间烟火;细碎的麦糠既是牛羊的优质饲料,也是母亲酿造面酱的天然辅料。一物多用,循环往复,朴素的乡间生活,藏着顺应自然、勤俭质朴的生存智慧。

岁月流转,时代更迭。如今的华北平原,早已换了新颜。耕地、播种、收割全程机械化,无人植保机盘旋上空,精准喷洒农药,科技赋能农耕,彻底消解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。烈日之下,再也不见弯腰割麦的农人,没有喧嚣的打谷场,也不见随风扬场的身影。那份曾属于三伏盛夏的乡间热闹,那些汗水与欢笑交织的麦收时光,终究沉淀为一代人刻骨铭心、独一无二的乡土记忆。

山河如故,清风依旧,平原的麦香岁岁年年从未断绝。那些泛黄的旧时光,藏在麦浪深处,刻在游子心底。惟愿故乡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,岁岁年年皆安康;也愿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旅人,常怀归乡之心,有空重返故土,再赴一场麦香之约,重温这片热土的温柔与滚烫。

(作者单位 印尼美朗公司)

做一条平静的河

◎ 王泽民

种一些菜,养满院的花
喂一群鸡鸭,守一炉烟火
闲坐听风,或是长久地发呆
我只想做一个安静的人
看夕阳,把余晖捧回家
欲望总如暗礁
在心底潜伏,伺机卷起漩涡
若总想向两岸证明什么
便会被急流吞没,迷失归途
啼哭着涉水而来
终将沉默着,流向尽头
人间万事,不过是惊鸿一瞥
我终于承认,自己是一条河
做个安静的人,太难
不如就做一条平静的河吧
只渡清风明月
不载人间的泥沙

(作者单位 宁煤公司)

蒲公英里的小温暖

◎ 张蕊



日子在三餐四季里悄然流转,成年人的生活,难免有奔波的疲惫、琐碎的烦扰,也时常陷入情绪低落的时刻。每当我心头郁结,提不起精神时,脑海里总会浮现儿时小时候的模样,想起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他和蒲公英之间那场可爱又有趣的小插曲。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,却像一缕轻柔的晚风,一束温暖的微光,总能穿过漫长岁月,轻轻抚平我心底的褶皱,给我源源不断的温柔力量。

时光倒退几年,那时候儿子才刚满三岁,小小的身体,圆圆的脸蛋,眼睛清澈又明亮,对世间所有事物都充满了好奇。那年春日,公园的草坪长满了嫩绿的小草,一簇簇蒲公英迎着暖阳肆意生长,毛茸茸的花球圆滚滚、轻飘飘的,风一吹就微微晃动,像一个个藏着美梦的小绒伞。闲暇的午后,我牵着儿子的小手下楼散步,他一眼就被路边的蒲公英牢牢吸引,挣脱我的手,跌跌撞撞地跑了过去。

小孩子的快乐从来简单纯粹,他蹲在草地上,盯着眼前的蒲公英花球看了好久,小手小心翼翼地护着,生怕一不小心把这可爱的小东西碰散了。我站在一旁看着他,以为他会像别的小朋友一样,轻轻一吹,感受蒲公英飘散的乐趣。谁料小小的他盯着蒲公英看了半晌,认真地学着大人吹东西的模样,深深吸了一口气,小脸憋得鼓鼓的,腮帮子胀得圆圆的。我正笑着准备夸赞他认真的样子,下一秒意料之外的事情就发生了。他没有把气呼出去吹散蒲公英,反倒用力一吸,整朵圆滚滚的蒲公英绒球,连带着细小的绒毛、细细的花茎,一下子全都被他吸进了小嘴里。

我瞬间愣住了,紧接着忍不住大笑起来。小家伙也懵在了原地,眼睛瞪得大大的,嘴巴鼓鼓囊囊,嘴角还沾着细碎的白色绒毛,一脸不知所措的呆萌模样。他眨眨巴巴眼睛,愣了好几秒,才反应过来嘴里吸进了蒲公英的绒毛,小脸皱成一团,想吐又吐不干净,想咽又觉得别扭,委屈巴巴地看向我,模样又滑稽又可爱。我笑着上前,轻轻帮他擦去嘴角的绒毛,耐心地帮他清理干净,抱着他笑了好久,那段画面,就这样深深定格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

人到中年,身为妈妈,肩上扛着家庭的责任,心里装着孩子的成长,工作的压力、生活的琐碎、俗世的纷扰,总会时不时让人心情低落、心生疲惫。很多时候觉得身心俱疲,觉得生活一地鸡毛,可只要想起儿子儿时吸蒲公英的可爱模样,心底所有的烦恼都会瞬间消散。

原来治愈成年人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道理,而是一段细碎温暖的回忆。那一缕小小的蒲公英,载着童年的纯粹与美好,藏着母子间最珍贵的温情。无论岁月变迁,无论生活多难,这份温柔的回忆,永远是我心底最柔软的港湾,予我慰藉和力量,陪我岁岁年年,温柔前行。

(作者单位 山东蓬莱公司)

风尘仆仆,终有归途

◎ 郭丽



人生行路,起初以为不过一次出发。行囊轻简,脚步雀跃,道路在眼前铺展如新裁的丝绸,远方带着未拆封的诱惑。及至岁月渐深,风霜在鬓角悄然凝成盐粒,衣衫上沾满异乡的尘土,才惊觉跋涉本身已悄然成为生命固有的节奏。

我随行李里始终裹着一个青瓷碗,碗壁温润如玉,碗底结着茶垢的印记。那是临行前父亲自窑口取出的素胎,他粗糙的手掌摩挲碗沿,只一句“带着家乡的土,走再远也认得回来路”。这碗竟随我踏遍万里:戈壁滩上它盛过沙暴间陈旧的月光;岭南梅雨里它接过蕉叶滑落的露水;塞北雪原上它曾煨热过牧人的烈酒。碗底渐渐有了细密冰纹,却始终未裂,如同某些深埋心底的根须,岁月冲刷反而愈发显出其柔韧。

行路愈久,愈觉时间如水渗入沙地般难测。有时十年光阴薄如书页一翻即过,有时一个黄昏却沉甸甸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在赣南古驿道上遇见一位制陶老人,他手上的茧如陶土般龟裂,眼神却澄澈如初。老人守着祖传龙窑已四十年:“泥巴在窑里烧成瓷,人在世上走成归途。”当时只觉是乡野闲话,后来在异乡风雨夜半惊醒,忽见窗台那青瓷碗在月色下泛着微光,才懂得所谓行路,原非丈量里程,而是心魂能否寻得安放之所。

途中风景会随心境而变。少年时偏爱奇崛山水,后来却常为道旁微物驻足:石缝中倔强的苔痕,老墙头摇曳的狗尾草,荒村口半倾的磨盘。在黔东南深山里,见过一株遭雷击的百年香樟,半边躯干焦黑如炭,另一侧却年年抽出新绿。寨中老人说那是红军长征时系过马的地方,树干上刀痕至今犹在。每到春深,樟花依然香透山谷。这让我想起那些身负创痛却步履不停的行者,他们的脚印或许深陷泥泞,脊梁却比山岩更坚硬挺。

最难忘的是途中相遇的眼神。滇藏线上,康巴汉子古铜色脸庞上嵌着鹰隼般的眸子,递来的酥油茶升腾着热气;胶州湾畔,老船工布满盐霜的睫毛下,眼睛映着潮汐涨落;岭南雨巷,卖花阿婆眼尾皱纹里盛着木樨的甜香。这些目光交织成无形的路标,比罗盘更精准地指向心的方位。

(作者单位 江苏陈家港公司)

在北江散步

◎ 纪静茹

我在北江边散步。那儿的薄暮,总是来得静悄悄,隐匿匿,我踩着石子路,脚步声也放轻了,怕惊扰了这一片渐渐沉淀下来的光阴。白日里的喧嚣,此刻都化作远处烟囱吞吐出的模糊轮廓。空气里有种湿漉漉的清气,像是草叶刚舒出一口长气,卸下一片心防。我便在这清气的引导下,慢慢地,走着、走着。

忽然,一阵极细碎、极清脆的铃声,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循声望去,是个三四岁的孩子,正笨拙地驾驭着一辆儿童三轮车。那铃声就是从车把上系着的一只铜铃里发出来的。他肉嘟嘟的小手握住车把,小脸儿绷得紧紧的,憋得通红,两只滴溜溜的眼睛只望着前方一两尺的路。一位穿着青色衫子的少妇,不急不缓地跟在后面,目光便像一层柔韧的茧,将那个小而奋进的身影轻松地包裹着。她并不说话,只是那样望着,仿佛这便是她此刻全部的满足。孩子大约是觉得这驾驭的技艺已经纯熟,欢喜起来,双脚忽地蹬得飞快,那铃声便也连成了一片,叮叮当当的,在这寂静的薄暮里,溅起一串活泼的、银亮亮的水花。这景象,让我心头一软,像是被什么极纯洁的东西轻轻撞了一下。生命的初始大概就是这样,在亲人目光的护送下,摇摇晃晃却又义无反顾地冲向那未知的前方吧。

再往前走,便到了北江。水是沉沉地绿着,像一块许久未打磨的旧玉,将天光云彩都温存地涵在心里。白日里聒噪的打捞船,此刻都静静地泊在木桩边,依偎着,仿佛也倦了、睡了。四周真正静了下来,静得能听见时光从水面滑过的,那几乎不可察觉的窸窣声。白日里那些纷至沓来的念头,与人周旋时不得不戴上的面具,此刻都被这水、这静,涤荡得淡了、远了,只剩一个“我”,一个褪去了外壳的有些陌生的“我”,在这里与这一片无言的山水相对。孤独是有一点的,但这孤独并不使人惶恐,反倒像一件贴身而轻盈的旧衣,妥帖地覆在身上,让人可以自在地呼吸,自由地思想。人大概总需要这样一片水,这样一个薄暮,来盛放这无所依傍的却又真实的自己。

我正对着水光出神,对岸的亭角下,忽地飘来一缕二胡的声音。那调子陈旧且绵长,是《二泉映月》的片段,拉得并不熟练,偶尔还有一两个枯涩的音。可那声音里的情致却是真的,是苍凉的,也是平和的。我朝琴声望去,只见一位灰色布衫的老人,坐在石凳上,微微佝偻着背,全副心神都浸在那两根琴弦里。他并非为谁而拉琴,甚至也不抬头看这水、这天。他只是对着眼前一片空蒙的暮色,将一生的月色与泉水,从指间细细地流出来。那乐声便不像是听见的,倒像是从这暮色深处自己生长出来的,它缠着水面的薄烟,丝丝缕缕地飘过来,飘进我的耳中,也飘进这无边的静里。先前的铃声是生命的序曲,活泼而明亮;此刻的二胡,则是生命的尾声了,一生中所有的激越与坎坷,都被岁月磨成了这样一种低回的叹息。一始一终,在这恢宏又沉默的北江边,在这同一次散步中,竟让我不期然地遇着了,心里便涌起一种说不清的、既温暖又怅然的感慨。

暮色愈发地浓了,远处农家的灯,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。我该回去了。转身的刹那,晚风似乎大了一些,我忽然觉得,这北江边的散步,与其说是在看风景,不如说是这黄昏借着我这双偶然经过的脚,将它一日里收藏的关于生命的零散叙事,静静地铺展开来。也让我在其中照见自己那一点影子。

(作者单位 广东清远电厂)